



解 放 者



下

李剑华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解 放 者



李剑华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下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放者 / 李剑华 .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 - 7 - 5354 - 3529 - 3/I · 1086

I . 解 ...

II . 李 ...
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1837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

责任编辑: 丁立华

封面设计: 盛世华光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 027 - 87679301 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	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40.75

版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810 千字

定价: 56.0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目 录

下 部 建 设 者

第一章 1

王军二十七年来第一次请私假探亲；开国中将吴军，亲自到站台上，用微笑和拥抱迎接了战友加妹夫的王军。

第二章 8

“是不是有端架子、摆阔气、贪图享受的思想了？”王军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重要，那重要，都没有粮食重要。”

第三章 16

开门整风整顿“三风”。仇学海《右派自画像》。主席泽东，他泽西，他不是右派谁是右派？”“右派就在我们身边，同情右派就是右派。”

第四章 28

“春叶现象”促成人民公社的建立。“只要能替毛主席分点忧，累死也心甘！”“就叫吴富社吧！我们的目的就是叫人民公社富裕起来嘛！”

第五章 37

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在幸福河畔成立了。“人民公社就是要让社员和国家干部一样，拿工资、吃大伙，过上真正的共产主义新生活。”

第六章 45

“毛主席知道咱这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吗？”“社会主义是吃不垮的，敞开肚皮吃吧，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

第七章 57

“高产卫星”放出来了。“放驴屁！他要是能打七千多斤，我大头割了当尿罐要！”全民大炼钢铁，满山大树被砍倒。

第八章 ----- 64

关闭“大食堂”，引发了两场大战。“归根结底咱还是庄稼人哪！庄稼人离了啥都中，就离了粮食不中！手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！”

第九章 ----- 78

树皮被剥掉意味着什么？“这春荒真来了啊！”“开仓放粮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”“不准饿死一个人，不准出现一户逃荒要饭的。”

第十章 ----- 85

“开仓放粮你英雄啊！不要狡辩，先写个检查吧！”“盘龙事件”惊动了省委，惊动了中央。地委书记、专员、县委书记、县长统统逮捕。

第十一章 ----- 99

官僚主义造成空前的“干部灾难”。小昆仑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。“只要儿女们乐意，今后我们战友就变成亲家了！”

第十二章 ----- 110

吴老汉出席全国劳模会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接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让人猝不及防，陈征、王军、李安、张民戴着高帽游街示众。

第十三章 ----- 119

“五七”干校。吴老汉的盖鸡窝技术让水电部工程师吃惊。稻田里的山歌，臻头河里的逮鱼大战，王军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。

第十四章 ----- 128

陈征恢复了地委书记职务，张民担任了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。昆仑毕业后决定放弃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，用知识、双手为盘龙人民造福！

第十五章 ----- 134

昆仑上任技术科长。日商渡边先生为纪念他发现的宝藏，为女取名乐秀美。渡边因过度兴奋猝死，乐秀美小姐子承父业，扎根盘龙。

第十六章 ----- 144

乐秀美购买矿山引起轩然大波。“卖山就是卖国！”“小日本这是经济侵略！”所有权、使用权的分离。“乖乖，一座破山卖了十六万！”

第十七章 ----- 150

“75·8”千年大洪水，震惊党中央。神奇的东风挽救了宿鸭湖大堤。“谁来炸坝就和谁拼命！”“给你24个小时，炸掉这条公路大坝！”

第十八章 164

乐秀美建立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开发基地——葡萄山庄。欧式别墅楼启用那天，两人都喝醉了，乐秀美扑了上去：“昆仑哥，我要强暴你！”

第十九章 172

“什么订婚，它不受法律的保护！”“昆仑哥，我爱你！这一辈子非你不嫁！不论什么时候，我永远等你！”曹曼认乐秀美为干闺女。

第二十章 182

“两个姑娘都天仙似的，可只能娶一个。”“建议修改《婚姻法》，允许一夫多妻。”“我和绣华妹平等地竞争，让昆仑哥自由地进行选择！”

第二十一章 191

“都是你惹的祸！生不出来闺女还想闺女，认了闺女还想当媳妇，一个不中还想俩。”“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已经把根扎在了中国。”

第二十二章 205

建国大学毕业后到基层工作。“年轻时的磨难，将给人的一生打下坚实的基础。”“温室里培育不出万年青，羊圈里练不出来千里马！”

第二十三章 214

“老天爷啊！毛主席去世了！”庄稼地里不断有人哭倒。“为什么要走共同富裕之路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、传统习惯就是‘不患穷而患不均’。”

第二十四章 226

把所有黑地承包给社员耕种，获得了大丰收，却受到了省委调查组的抨击。省委杨书记微服私访。“您的大名已经雕刻在历史的丰碑上！”

第二十五章 235

王军因为承包黑地被撤职。孩子们喜事连连。“洗衣还用机器，那要人干啥？人不都变懒了吗？”王军光荣离休，真诚一生，无怨无悔！

第二十六章 246

葡萄山庄、乐溪、秀溪、乐秀湖。“中国的男人和日本的男人一样，把做官看得比什么都重。”日本皇宫前的反思广场。

第二十七章 255

“小日本鬼得很，这里面怕有什么文章。”“决策权在书记，如果你想干成点大事，就必须取得他的信任和支持，否则，你将一事无成。”

第二十八章 ----- 259

“昆仑同志调离盘龙，从哪个角度说都将是盘龙的一大损失。”“盘龙需要的不是万金油式的干部，不是老油条、政客，而是实干家。”

第二十九章 ----- 269

调动情况有点变化，昆仑接任盘山市委书记。“我们盘龙的这条龙将不再盘卧在山中，而是将变成一条巨龙，腾飞起来！”

第三十章 ----- 273

跑了五年多的项目落下了帷幕。昆仑事业有成，盘龙经济腾飞。妻子绣华因病去世，临终成全了乐秀美与昆仑，无憾而终。

第三十一章 ----- 279

省委要调整班子，副省长候选人昆仑在测评推荐中位居第二。“要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！”名单念完了，他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

第三十二章 ----- 289

“欢迎解放者归来！你解放了自己！”乐秀美加入中国国籍。“任何情况下都不许说共产党一句坏话。共产党永远是伟大的！”

第三十三章 ----- 295

“美国人看中国，就像富翁看乞丐！”“乞丐早晚会超过富翁，因为乞丐是有志气的乞丐，而富翁则是到处惹是生非的花花公子。”

第三十四章 ----- 301

“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每次到北京来，都是跑项目，没有刻意地去攀亲结贵。”“你是凭本事工作，山难改，性难移，你这是遗传因素。”

第三十五章 ----- 305

“我要辞去书记职务，下海办企业！”“昆仑给了企业，我给了中国！”“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，要让乞丐变成富翁！”

第一章

王军二十七年来第一次请私假探亲；开国中将吴军，亲自到站台上，用微笑和拥抱迎接了战友加妹夫的王军。

王军终于请假去了一趟春城。

这是他1930年夏初十五岁在江西苏区参加红军后，二十七年来第一次因私事请假。他和妻子曹曼带着儿子昆仑、建国、建民，带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，转了两次车，坐了两天三夜火车，终于到达了这座美丽的边陲城市。大军区副司令、共和国开国中将吴军，身佩两颗金光闪闪的五星，带着夫人和孩子们，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妹妹、妹夫和外甥们。吴军用微笑和拥抱迎接了战友加妹夫的王军。春天的春城，阳光明媚，鲜花烂漫。华沙轿车穿过热闹的省会城市来到“将军楼”下。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，品着著名的“普洱”茶，王军感慨万千。

“吴司令，”王军虽然是妹夫，但论年龄比吴军大了生月，因此，喊哥吧，又喊不出来，只好这样称呼，“当年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情况还记得吧？”

吴军笑着说：“记得，咋能忘记哩！我们红一、红三军团先是在贵阳吓了蒋介石、王家烈一身冷汗，又西渡北盘江，直逼昆明城，又唬得龙云急调守备金沙江的部队回防昆明，我们达到了调虎离江的目的后调头北上，巧渡金沙江，进入川西地区。”

王军也笑道：“红军长征到达黔、滇，算是打了一些巧仗。特别在昆明城下，演了一出活报剧。我们团的杨政委，带着一部分红军战士，穿着国民党军服，扛着捷克步枪，装扮成‘中央军’，大摇大摆地进了禄劝县城，国民党的县太爷把我们请进了县衙门，置办了丰盛的酒席，伪警察局长、民团团长、商会会长以及城里边大大小小的绅士、地主都来作陪，有的还带着花枝招展的太太，伪县政府大厅里热闹得很。酒足饭饱，装扮成‘中央军’团长的杨政委，让敌县长要通了武定县的电话，让他们打开大门，欢迎‘中央军’光临！然后，大声宣布道：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！敌匪们吓的一愣怔，乖乖地做了我们的俘虏。红军一天之中，没费一枪一弹，拿下了敌人三个县城，俘虏了大群民团，缴获了大批的武器、弹药，为我军巧渡金沙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哈哈！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好笑！”

吴军说：“去年，我专门沿着当年咱们红一军团的路线转了一圈，从嵩明到禄劝、武定、元谋，到皎平渡过金沙江，又去了会理，这一路子风景看起来很有意思。”

王军说：“当年走这一路的时候，只顾打仗哩，哪顾得欣赏风景！可惜啊，这一次我不能呆长，要不然，我也真想顺着这条路走一趟，找找感觉。”

吴军笑着说：“感觉好得很哪！那时候是天上蒋匪的飞机，地上有大炮、追兵，哪有啥心情啊！现在就不一样了，轻松自在得很，走一路，回忆一路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！依我说，你就多停留几天，我陪着你再走一趟。”

王军摆摆手：“不中、不中，就请这几天假，孟书记和陈征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要不然哪，根本来不了。”

吴军说：“那太遗憾了！”

王军说：“也没啥，等退休后好好地去看一圈。”

吴军笑着说：“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好吧，等退休后咱们约好，一块儿再走长征路！”

王军、曹曼和孩子们在吴军一家人的陪同下，游了石林、滇池大观楼、翠湖、西山龙门。

从大观楼来到石林，站在峭石林立的石柱旁，王军说：“要是战争年代，这石林就是现成的单人掩体和机枪阵地，现在和平建设时期，倒管卖门票、搞收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！”

吴军说：“长征一路上我们走过多少风景名胜区，现在很多已经成了旅游景点，还是和平好啊，连这山山水水都能挣大钱啊！”

王军说：“解放后这七八年，祖国的面貌变化太大了！”

吴军笑着问：“前段陈征来信，说你不愿就任县委第三书记，要我去信做你的工作。上任了吗？”

王军一愣：“这小子又告我的状了？”

吴军说：“哪算告状，他来信的目的是让我劝你，别一说提拔就闹别扭。那年叫你当副县长，干了几个月坚决辞了；这一次吧，任命你县委第三书记，你又推辞不干。现在陈征很为难，你的部下都提上去了，你这个财委主任已经干了七八年了，他没法交差啊！”

王军笑着说：“当个财委主任不也挺好嘛！”

吴军说：“老毛病没改。不愿当大官、怕当大官，总想干点儿实活，是不是？”

王军笑笑没吭声。

曹曼说：“哥，你得好好批评批评他，不好当大官怎么中？”

王军瞅了她一眼：“我知道自己吃几个馍！”

曹曼抢白道：“人家一个馍的饭量吃三个，你是两个馍的饭量硬要吃一个。没见过。”

王军瞪了她一眼：“官当多大是大啊？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，就这还不中啊？”

曹曼说：“你知道人家背后叫你啥？”

“叫啥？”吴军笑着问。

“叫他老常委。”曹曼说，“过去是老连长，现在变成老常委了！”

吴军笑道：“哈，老常委，有意思！”

“还有意思呢？”曹曼说，“我都替他害羞。”

王军说：“害什么羞？丢你的人啦？”

“就丢你的人了……”

“嫌我的官小，你再找个大官嘛！”

“你……”曹曼一指王军，气得别过头去，对吴军说，“哥，你看他这态度，叫他当大官好像害他似的，提拔一次吵一次架！”

吴军笑着说：“王军，你看中的是王军的官职还是人品？”

曹曼望着哥哥：“当然是人品。”

吴军说：“这就对了嘛！妹夫的高风亮节就在这里，一辈子不争官，只是抢着打仗、工作。”

王军得意地瞅着曹曼，好像在说：“咋样，还是老丈哥理解我。”

曹曼噘着嘴不吭声。

吴军说：“王军，不争官是一种好的道德品质，但是组织上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不上任，就未必好了。”

王军望着吴军，似乎有点儿茫然不解。

吴军说：“当大官未必是一件坏事。战争年代，职务低了，指挥的部队就少，打起仗来就不过瘾；建设年代也一样，职务低了，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。比如说一个财委主任怎么能同县委书记的作用比呢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王军点点头。

吴军说：“你的情况我清楚，因为陈征在那当第一书记，你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能发挥作用；但是，如果陈征同志调走了，你这个一般的常委就不好说了。”

曹曼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哥哥说的跟我说的一样吧？什么样的职务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你现在是特殊情况，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老部下，都听你的，一旦他们都调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他们都走了，我照干革命！”王军顶了曹曼一句。

吴军说：“王军，你不要理解错了。干革命工作，一不能靠职务，二不能靠战友。关键是，你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你要想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就必须有相对应的职务和权力。”

王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吴军笑着转移了话题：“现在群众的生活咋样？”

王军说：“跟解放前相比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那年你在武汉当警备司令时，大头叔去看你，回来后按你的指示，我们建了中原的第一个互助组，接着又建了初级社、高级社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，农业生产连年丰收，基本告别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。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政府真是满意到家了。”

吴军说：“是啊，群众翻身得解放，成了国家的主人，再也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奴役了，生产积极性肯定高涨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再有个十年八年，群众就会过上富裕的日子，我们这些解放者没有白流血，那些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也能够瞑目了！”

王军说：“是啊，为了这幸福的日子我们牺牲了多少好战士啊！就说我们红一连吧，长征前一百二十多人，到达陕北还有十二个人；我们寨我两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有三四十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了，我几次想回去看看，都不敢回去啊！”说着，王军的脸色沉郁了。

吴军用力拍了拍面前的石柱，感叹道：“这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，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拿生命换来的，大家要倍加珍惜才对。”

王军说：“确实是，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，才迎来了新中国，如果建设不好，连牺牲的战友们也对不住啊！”

吴军说：“是啊，必须加快建设的步伐，要同资本主义进行赛跑！要赶超他们！如果我们赛不过资本主义，不仅是对不住牺牲的烈士们，就连那些资产阶级也会耻笑我们！”

王军点点头。

“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较量正在激烈进行，战场上的较量他们是彻底输了，但在经济建设上的较量他们是不服气的，他们倚仗着人才、技术、实力的优势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，妄图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中，我看他们是痴心妄想！”吴军说：“在战略上我们必须藐视敌人，但在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。资本主义毕竟发展二三百 years 了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又发了战争财，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啊！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华民族屡受外族侵略，遭受的耻辱就不说了，割地赔款，已经把中华民族榨干榨净了。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，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不快马加鞭、不奋起直追、不革命加拼命不行啊！”

王军又点了点头，沉思着没吭声。

吴军说：“这建设的重任就落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肩上了，任重而道远啊！”

王军望着吴军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地方的同志一定会拿出长征精神来，革命加拼命，积极发展生产，不把美帝国主义者比下去，誓不罢休！”

吴军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你王军，我吴军，都是苦孩子出身；你是放牛娃，我是要饭娃；你叫苦娃，我叫铁蛋，过去连个大号都没有，连名字都是共产党、红军给的。没有共产党、没有红军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！要是干不好工作，连共产

党、毛主席都对不住！”

王军激动地点了点头。

吴军说：“现在这样好的和平环境，正是干革命事业的好时候。你们就放心大胆、甩开手脚大干吧！我们解放军广大官兵是全国人民的坚强后盾，咱们军民联手，同老对手展开竞赛，在军事战场上他们打不赢，在建设的战场上他们也休想打得赢！”

一番话说的王军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，他再也无心游山玩水了，曹曼和孩子们要去大理看洱海、蝴蝶泉，他都没答应，仅仅停留了三天，便匆匆忙忙地打道回府了。来时带了几袋子芝麻、花生、黄豆、小磨香油、芝麻叶、盘龙毛尖、大曲罐酒，走时带了几袋子沱茶、普洱茶、云烟、宣威火腿、白药，吴军还特地送了几件大理石雕。一路上，可把王军、曹曼折腾坏了，转车的时候，又要照顾孩子，又要照顾着礼物，真是累的够呛，回到家给陈征、马鸣、李安、张民一一分发礼物的时候，王军说：“老丈哥给的礼物，给的少了吧，怕丢副司令的人，拿不出手；给的多了吧，净累我。”

张民笑嘻嘻地说：“老连长，去的时候我就说跟着你掂个包，你还不让去，这一下尝到滋味了吧！”

身着大校军服的炮二师副师长马鸣抱着大理石雕刻的花瓶说：“这么沉的石头家伙带回来真不容易，真累住老连长了。我提议，为了感谢老连长背回来的贵重礼物，从这个星期天开始，我们弟兄四个，轮流请老连长和曹大姐的客。”

李安说：“我同意，第一个星期天大校先请。”

陈征说：“中！大校讲了我请。”

王军说：“得了吧，别请了，我累了一路子，再喝醉四次，划不着。”

马鸣说：“老连长，这客必须得请，不然的话，这花瓶放不稳……”

李安说：“这烟抽着不香……”

张民接上说：“这茶叶喝着味道也不正……”

陈征大笑起来：“这风景听起来不美！”

王军笑的弯下了腰，好一阵才喘过气来，用手——指点着说：“你们四个小子，说相声啊？他娘的，都是俩字：稀脓！”

五个老战友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了一阵，陈征说：“老连长，你好不容易去了一趟春城，急着回来干啥？咋不顺便到禄劝、武定去看看？”

马鸣也嚷道：“对、对，应该到禄劝去看看。那年杨政委装扮成中央军团长，大耍了一回，没费一枪一弹，一下子俘虏了二三百土豪劣绅，真叫过瘾啊！”

王军说：“你过瘾我可没过瘾，我当时病了，躺在担架上进的禄劝城。”

陈征说：“老连长，你肯定记错了，那时你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，我记的清清楚楚的，换军装的时候，你穿的还是军官服，肩膀上还有三个花，是上尉连长吧，

大家还给你开玩笑，说中央红军连长变成‘中央军’连长了，官一点儿也没升！”

王军笑着说：“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印象了？马鸣还记得不？”

马鸣说：“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换装的时候，是我给你领的军官服，专门挑了个上尉连长的。你穿上军官服，扎上武装带，别上小手枪，威风得很，只是驳壳枪没地方挂了，还是我给你背着，你还不放心……”

“你啊，”王军点着他的鼻子说，“我问你是咋进的城？”

马鸣说：“抬着进的城……”

“不对，”陈征说，“你小子肯定记错了，是走着进的城。”

马鸣说：“确实是坐着担架进的城，不过到了伪县政府大厅时，下了担架，人了桌。”

王军说：“别管咋进的城，反正是去了，吃得满嘴流油……”

“老连长，”马鸣说，“那天你安排的就是少喝酒多吃菜，我那天也是大饱了口福，好像是长征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。”

王军说：“长征苦哇，吃一顿好饭真不容易。”

陈征岔开了话题，问道：“老连长，这一趟风景逛的不少吧？”

王军说：“昆明边上的风景看的差不多了，石林、滇池、大观楼，壮观得很哪！”

马鸣说：“石林很有特色啊！”

王军说：“石林真是妙极了，老天爷斧砍刀削，把那石头雕刻成奇形怪状的石柱，把那山洞凿的如房屋一股……”

“老连长，”马鸣说，“要是打起仗来，那可是现成的阵地……”

“你啊，”王军指着马鸣的鼻子说，“跟我一个德性，一听到石柱、石洞就想到了阵地，天生的军人职业习惯，硬是改不了。”

马鸣一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：“有啥样的老师就有啥样的学生，老师虽然转行了，但教的学生却变不了啦，啥法？”

王军说：“你小子别给我戴高帽子，我也不是天生的军人，如果不是穷的叮当响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谁愿意扛枪打仗？自古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嘛！”

“老连长教导的对，”马鸣说，“你是放牛娃出身，我是要饭娃出身，都是孤零零一个穷光蛋，都是生活逼迫的成了军人，成了扛枪吃粮的人。老连长，你经常唱的那首山歌我最赞成了，天地之大，没有咱立脚之地，粮果之多，没有咱填肚之食，布帛之长，没有咱遮体之衣，咱们都恨哪，恨这不公的人世，恨这不平的天地！就是为了有饭吃，为了有衣穿，为了有片立身地，才拿起刀和枪，参军去打仗。想当初，咱的要求也不高嘛，也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。现在，这一切都实现了，看来，还是战争好哇，打了二十多年仗，新中国打出来了，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打出来了，真是要啥有啥……”

“马鸣，”王军问，“这就是你对军人的理解？”

马鸣说：“是啊！”

王军指着他说：“你啊，俩字！”

马鸣一愣神：“老连长，我理解的不对？”

“当然不对！”王军一点他的鼻子，挥了挥手，“吴司令说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战争！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制止战争！我们这些解放者的目的，不仅是要解放祖国，更是为了建设祖国！”

“哎、哎，老连长，你别误会啊，”马鸣说，“我刚才说的是第一步，那第二步当然就是建设祖国了！”

王军笑着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，我还当你打仗打上瘾了，变成了战争狂了呢！”

“哪能啊，”马鸣笑着说，“还不至于吧！我正想脱掉军装参加建设呢！”

王军说：“你敢！我们几个生死弟兄，现在就你一个还穿着军装，你再一脱，不都成了地方武装啦？依我说，你要学贺师长，要上军事院校学习学习，这一辈子就准备做一个职业军人吧！”

陈征说：“马鸣，老连长说的对，你就去院校进修进修，做个职业军人，今后再晋晋衔，当个将军吧！”

“对、对，”张民说，“马副师长，你现在已经是大校了，今后再提个师长、军长、司令的干干，当个威风凛凛的将军，也中嘛！”

马鸣笑着说：“我哪有那福气啊，今后也不打仗了，也不能立功提拔了，当个师长我看就到顶了！”

王军拍着他的肩膀头说：“你小子是个福将，好运气总是冲着你来，纯着气干吧，我看要不了三年五载，就有可能佩颗金星！”

陈征说：“古人云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马鸣，别泄气，和平和战争是一对李兄弟，说不定哪天就找上门来了，你就等着吧！”

王军说：“即便是平时时期的军人也不劣嘛，有你们保卫着祖国，我们就可以快马加鞭地建设祖国了！”

马鸣使劲儿点了点头。

王军扭脸喊道：“陈征、李安、张民，我从昆明回来时，吴司令叫我给你们捎句话，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较量很激烈，过去，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，今后我们在建设的战场上也要比败他们！现在这样好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，正是大干革命事业的好时候，弟兄们，革命加拼命，加劲干吧！”

“中！”

第二章

“是不是有端架子、摆阔气、贪图享受的思想了？”王军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重要，那重要，都没有粮食重要。”

庄重威严的地委办公大楼，盘龙地委第三书记兼盘龙县委第一书记陈征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拿起了电话筒：“老连长，忙啥哪？”

“陈征啊，”王军说，“瞎忙乎。”

“有没有兴趣到石滚河走一趟，看看吴大叔？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忘啦老连长，”陈征说，“石滚河缺个区委书记，你天天跟我要，今天地委的通知来了，人也来啦，是地委农工部最年轻的科长，还是个大大学生哩！石滚河是你分包的区，区委书记上任了，你不去送送？”

“行啊！”王军笑呵呵地说，“地委这次怪舍得啊，把大学生科长都放下来了，是不是有啥想法啊？”

陈征一听笑了：“还真叫你说对了，地委孟书记就是想搞个点，他选来选去选中了石滚河区。这个小丁啊，大学一毕业就跟他当秘书，去年刚到农委当科长，今年就放下来了。选这个点好啊，是不是看中你了？”

王军笑着说：“他哪是看中我了啊，还不是看中吴军当了大军区副司令啊！”

陈征说：“那还不是都一样，吴司令是你丈哥哩，看中吴司令就等于看中你了，看中你也等于看中吴司令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他要是这样做就有点儿太无聊了，简直是俩字，稀脓！”王军有点儿生气地说，“这个区委书记我就不去送了。”

陈征一听这话，笑着说：“老连长，我那是玩笑话，何必当真哩？咱还是那句老话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是啥目的，一个原则：干工作，就欢迎；不干工作，就滚蛋！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”王军说，“你小子给我记住，凡是派过来的干部，都用这个框子套。套住了就成，套不住，就扔一边去。”

“中，就按老连长的意见办。”陈征说，“走吧，我在大门口等你。”

王军到大门口的时候，就见陈征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站在吉普车旁。距离还有一二十米，那年轻人就小跑上来，握住王军的手：“王书记，丁书成前来向您报到！”

王军望着丁书成，见他穿一身洗得泛白的旧军装，脚蹬一双平常的胶底鞋，小分头修剪得还算整齐，只不过那眼神中闪现出一丝知识分子的傲气。这跟王军先前想象的大学生科长的形象还是有区别的，总的看还算满意，就笑着说：“欢迎你啊，小丁同志！”

“王书记，”丁书成握住他的手不放，“我对您可真是久仰了！”

王军瞬间收敛了笑容，一下甩掉了丁书成的手：“啥话，国民党那一套！”

丁书成脸红了，但他仍然微笑着说：“王书记，我说这话可是真心的。全盘龙地区谁不知道您是一位响当当的老红军，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，而且是先锋连的连长。我过去就听过您的长征报告，我们这一茬年轻人对您挺佩服的，您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偶像！”

“我能当偶像？”王军紧绷着的脸舒展开了，“你这个小丁啊，不要瞎吹捧人嘛！”

“真哩，王书记，”丁书成搓着手，“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也都是实话。”

陈征在一旁说：“老连长，我可以证明，小丁说的确实是实话。”

丁书成立马接上话说：“看，连地委陈书记还称您老连长哩，就光凭您的资格、资历就该受到年轻人的尊重。”

王军一捋头发笑了：“啥资格、资历的，不就是年龄大点儿，头发白点儿嘛！主席说，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！”

丁书成说：“王书记，就您这种谦虚精神就值得我好好学习。我听孟书记说，石滚河区是您分包的，来之前孟书记还特意嘱咐我，要拜您为师。希望您不吝赐教！”

“看看，”王军一点小丁的鼻子，“说着说着知识分子的酸味又出来啦！”

丁书成忙笑着说：“一不注意，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就露出来了，您多批评！”

王军一看他的态度很诚恳，就又笑了：“互相学习吧！”

这时司机按了一下喇叭，丁书成知趣地说：“咱们上车吧，司机同志着急了！”随即拉开两边的车门，照顾着王军、陈征上车坐好了，才坐在前边的副驾驶座位上，吉普车向着石滚河方向驶去。

“老连长，”陈征指着窗外的庄稼说，“你看，今年小麦的长势多喜人，又是一个大丰收年哪！”

王军像没听到似的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陈征，地委的办公楼坐着是不是得劲些？”

陈征愣怔了一下，忙收回了目光，望着王军，笑了：“不得劲，哪胜咱那几间平房啊，我一直想搬回来，可孟书记把住不让搬走……”

没等陈征说完，王军就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腿在谁身上长着？”

陈征一听王军说话的语气，就感觉到了什么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不是有点

儿反应？”

“你说哩，”王军的语气明显地不满，“你是地委第三书记不假，可你还是县委第一书记哪，你一搬到地委楼上办公，这请示汇报多不方便？”

陈征不以为然地：“不就是几百米嘛！”

王军立马瞪大了眼睛：“说得轻巧，几百米还少啊，有门挨门方便吗？”

陈征说：“县委办公用房太紧张，我想着搬到地委，不是给县委省两间房嘛！”

“净找借口，”王军说着声音大了，“县委就缺你那两间房？没有可以盖嘛，能要几个小钱？浪费的电话费一年也够盖间房的了，我看问题不在这。是不是有端架子、摆阔气、贪图享受的思想了？”

陈征一听王军生气了，忙陪着笑脸：“嗨嗨，老连长，这个事我考虑的简单了，真的有端架子、摆阔气、贪图享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了，该挨批评，明天就搬回去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”王军说，“你搬走这一年，县委、政府主要领导的电话费增加了两倍多。总机班说，每天要你的电话排队，为先接后接的事还闹了不少意见、矛盾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样厉害？”陈征笑着说，“老连长，亏得你今天给我说了，要不然，我还蒙在鼓里哪！”

王军说：“这话只有我给你说，其他人谁去说？谁敢去说？连李安、张民都没这胆！”

“问题这样严重？”陈征说，你咋不早点儿提醒我，差点儿犯了官僚主义！”

“这还晚吗？”王军说，“总得叫你过过在楼上办公的瘾啊！要不就太不够意思了嘛！”

陈征笑了：“瘾已经过了，错误也已经犯了，党小组会上我检讨！”

王军一点他的鼻子：“你啊，俩字：稀脓！”

陈征也笑了。两个人说笑了一阵，王军说：“今年的小麦看样子又要大丰收了，我建议，公粮征购后，余粮收购工作要跟上，要尽量多收些。”

陈征问：“去年咱县收购了多少斤？”

王军一瞪他：“才几天，可都忘啦？”

陈征一笑：“脑子里天天七事八事的，真没记住。”

王军说：“去年总共收购余粮 1050 万斤，小麦 600 万斤，玉米 300 万斤，大豆 150 万斤。去冬今春给群众发放返销粮 450 万斤，只剩下 600 万斤了。”

“噢，”陈征说，“600 万斤自筹粮是有点儿少了，今年再收购多少为好？”

王军说：“看今年夏季的收成，我看收购 600 万斤余粮莫什么问题；秋季如果再大丰收了，就再收购 500 万斤。总体收购 1100 万斤也差不离了。”

陈征吸溜了一下嘴：“1100 万斤是不是多了些？千万注意着不要收了过头粮啊！”